

## 解密與啓示：英勇紅徽章中的自然

紀元文

摘要

自從史蒂芬·葛倫的**英勇紅徽章**（一八九五年）出版以來，許多批評家論及本小說所使用的自然隱喻。最普遍的觀點是討論小說中自然的二元性。本文嘗試以主人翁亨利·佛萊銘的戰爭經驗，來詮釋小說中自然觀的變遷。

第一階段（前五章）亨利對戰爭持着浪漫的看法。他認為大自然充滿啓示，對人類是仁慈、友善的，能够予人慰藉與安適。然而當戰爭逐漸趨於白熱化，恐懼與死亡的陰影籠罩戰場，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了。及至置身於槍林彈雨，生死僅一線之隔的血戰中，目睹戰爭殘酷、慘烈的景象，亨利的自然觀顯然發生巨大的轉變，「林間教堂」一幕他面對着一具南軍腐爛的屍體。死亡如復仇女神一般，如影隨形，使亨利無所遁形。此時他體驗到自然的無情、殘忍，對人類的命運漠不關心，是為第二階段自然主義的自然觀。良心的鞭答迫使亨利重返行伍。袍澤對他的關懷呵護在在令他愧咎五內。他領悟到兄弟情誼是人類在冷漠、無情的宇宙中唯一的自處之道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第三層次的自然觀——寫實主義的自然觀——乃應運而生。此時自然趨於中性化；自然的目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。人要有自知與自主的能力，才能從外在世界得到啓示與意義，肯定自我，確立自己的人格與身分。

綜觀以上分析，在**英勇紅徽章**的小說世界中，自然觀的變遷與主人翁的精神成長呈現一種互動的關係，環節相扣，如響斯應。這也是葛倫在本書中獨特的藝術設計，無怪乎這位天不假年的作家被譽為美國自然主義小說的先驅之一。